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女工委委员晓梅姐

□赵闻迪 文/图

晓梅姐是咱们粉煤灰分工会的女工委委员。她长得俊眉秀眼，性格活泼热情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很受大家欢迎。

说起来，晓梅姐当这个女工委委员，还真有些“委屈”她呢！晓梅姐原是部门的统计员，负责报备品备件计划、核算材料、保管等方面的工作。那年，老女工委委员即将退休，部门需要一位细心、能干、有组织能力强的人接替，领导便找到了晓梅姐。基层女工委的工作十分繁琐，不如统计工作技术含量高、岗级高、奖金高，每月要少拿一百多块钱奖金。跟晓梅姐要好的人都劝她别干。她考虑了几天，跟大家说：“再麻烦、再艰难的工作也得有人干。别人不愿干，那我来干吧！”

晓梅姐当年“走马上任”后接到的第一份“活儿”，就是组织分工会职工参加义务献血。她一个班组一个班组的宣传，征求职工意见，梳理汇总。接着，她又从网上查找了关于献血的注意事项，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家。

义务献血那天，她早早赶到会场，帮助血站工作人员安放设备仪器、核对信息、观察献血人员的身体状况、为他们冲奶粉或糖水，一遍遍叮嘱：“注意休息，不要劳累，补充营养。”忙得满头汗珠。等参加献血的职工都安全离开，她最后一个坐在了献血的座位上……

打那时起，她每年都要参加一次义务献血活动。在她的带动下，咱们分工会的职工也都积极参与。



下，咱们分工会的职工也都积极参与。

每年“三八”妇女节，分工会都要举办活动庆祝。晓梅姐积极策划，举办了卡拉OK对抗赛、美丽健步走、厨艺展示、化妆礼仪讲座等大家喜闻乐见的活动。有一年，她策划了一个“巧手比赛”，受到女职工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欢迎。女职工们有的拿来十字绣，有的拿来剪纸，有的拿来布艺，有的拿来编织，五花八门，精美漂亮。如果不是这次比赛，大家都不知道咱们的女职工这么多才多艺。

基层女工工作确实琐碎，就拿发放劳保用品来说吧，毛巾、肥皂、工作服等十几种，谁要什么型号、花色、尺寸都要一一登记清楚，到劳保库去领。有的女职工领了毛巾，觉得花色不好看，或者领了白色帆布手套，想

换成米黄色的，都找晓梅姐去办。晓梅姐也不嫌麻烦，一趟趟跑劳保库，跟人家说明原因，细心调换好，直到职工满意为止。

去年8月份，厂里给女职工进行了一次体检。体检结束后，细心的晓梅姐发现朱师傅情绪不好，就主动找她谈心。原来，做B超时，医生说朱师傅的甲状腺长了三个结节。朱师傅没什么文化，不知道咋办，越想越害怕，就背上了思想包袱。晓梅姐当即陪她到医院复查，问明情况，打消了她的顾虑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晓梅姐提议厂工会请医生到厂里为女职工进行一次现场答疑讲座，普及健康常识，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。

这就是晓梅姐，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基层女工委委员，却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小事，服务职工。

■图片故事

那双温柔手

□赵利辉 文/图



过去，人们家里的东西不多，可每个家庭的孩子却不少，女人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一样频繁。因为白天还要随生产队下地干活儿，许多女人到临产时，才会去叫接生婆，在家里生孩子。

林嫂是村里的接生婆。她当时有40多岁，丈夫去世得早，家里也有三个孩子，靠着接生的这门手艺勉强过日子。由于当时各村待产的女人很多，全指望她一个人。加上她对人对非常和蔼，手脚麻利技术高超，所以深得大家的信赖。林嫂隔三差五就得赶赴各家去接生，这一带的孩子大多是她的一双手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

每当女人快临盆时，男人们就会赶到林嫂家，用自行车驮着她，来到快要临产的女人跟前。林嫂的接生工具非常简单，一只搪瓷脸盆，一把剪刀和一些草纸，提在一个大网兜里。躺在土炕上的产妇痛苦不堪，林嫂却显得异常镇静，一边轻言安慰产妇，一边将那把剪刀放在火上烧烤消毒。她根据经验，大致就能判断出胎儿的体位是否正常，生产还需多长时间。

当时的农村，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比较严重，大多的家庭都希望生出来的是男孩。凡是接生到男孩，林嫂可以得到两块钱的接生费，还可得到一个红包和一条毛巾。要是出生的是女孩，那额外的收入可能就没有了。但对于林嫂来说，最要紧的是保证产妇产子平安，她其实并不看重这些钱财。

林嫂曾经碰到过大出血的产妇，孩子出生了，母亲却离开了。当母亲的还来不及看一眼孩子，孩子没吃上母亲一口奶，一下子就阴阳两隔了。这样的事虽说不能完全怪接生婆，但林嫂还是深为不安，陪那家人一起掉泪。往后的日子，她还去做已生产妇女的工作，给嗷嗷待哺的孩子寻找奶妈。

直到村上成立了卫生院，有了专门的妇产科，人们才将产妇送到卫生院去生产，从此林嫂的生意冷落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这种旧式的接生方法被淘汰了。

林嫂是80岁时患病去世的。方圆百里经她手接生下来的孩子，开枝散叶，绵延不绝。

■青春岁月

青春里缺失的勇气

□刘雅涛 文/图

苏男是我初中同桌。那天，同学们私下议论：“苏男还有个弟弟，听说他爸不想让她上学，只想让她去打工赚钱……”

仿佛知道学习是自己唯一的出路，苏男的努力，几乎到了悬梁刺股的程度，为了心无旁骛，她能一整天不和旁人说一句，偶尔有同学想和她说些什么，她便冷眼看着对方，指指桌上的作业本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：“拒绝聊天。”但她的成绩却总是和努力成正比，虽然拼尽全力，她的排名依然只能从后数。

期末，学校组织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市里参加数学竞赛，我被老师选定，但需要交50元的路费。周末回家，我正要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，却意外地发现父亲躺在床上，右臂缠着厚厚的白色绷带。母亲说，父亲连续干了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，在极度疲惫中扭伤了右臂。想到父亲的辛劳与痛苦，我再也无法开口，毅然决定放弃这次比赛。

周日晚上返校，我久久不能入眠，想到自己就要与这次宝贵的机会擦肩而过，心里十分难过。熄灯后，宿舍里渐渐只剩下此起彼伏的呼吸声，我起身去厕所。刚到门口，无意间掠过地上一团灰色的阴影，我好奇地仔细看去，心随即狂跳起来，那竟是卷在一起的几张钱币！我借着手电微弱的光将钱币展开细数，足足有45块钱。我激动得浑身发烫，天呐！有了它，我再省吃俭用两天，就能去参加数学竞赛了！



我深知这样做并不光彩，但想象中数学竞赛的奖杯不断诱惑着我，我在进退两难中入眠，梦里都是试卷与奖杯的交叠。早上，我交了钱，坐上了开往市里的长途车。虽然最后只取得了第六名，但对于小县城的学生来说，已是极大的光荣。

载誉而归后，课桌上却空荡荡的，意外地没有苏男埋头苦读的身影。同学说，苏男退学了。昨天早晨，小菲发现她放在裤兜里的钱不翼而飞，于是，生活困难的苏男成了她首要怀疑的对象，苏男的父亲得知消息后，风风火火地赶来，从课堂上强行把她拖走了。仿佛一记重拳狠狠地砸在胸口，我感到一阵一阵的钝痛……但我没有勇气承担，最终选择了懦弱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常常想起苏男作业本上“拒绝聊天”四个大字和她埋头读书的侧影。年前，我辗转听说苏男后来嫁了人，生活还算平静，但我依然愧疚不已。柏拉图曾说：“勇气是一种拯救的力量。”我多想时光能够倒流，回到那段青春时光，给自己补上叫“勇气”的一课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■家庭相册

世上最爱的人

□周美文 文/图

6岁时，她的鼻子常流血，去医院看，医生开了补血糖浆，一种有铁锈味的黏稠液体，她喝着不喝，母亲软磨硬缠失去了耐心，一巴掌挥了过来，她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啪的一声好惊人，却感觉不到疼，睁眼一看，是父亲替她疼了。

12岁时，她由老师推荐参加镇上的语文竞赛，父亲踏着露水陪她去考场，她在里面考试，父亲在学校前面的小桥上等她。考完后，她兴奋地和老师对着答案，接过老师手里的面包，大口地啃着，已然忘了父亲，而父亲正站在桥头，一手拿着烧饼，一手端着茶缸等她。

23岁时，她恋爱了，对方当时是一个穷教师，跨县市的调动让人望而生畏。她忐忑地告诉父亲，父亲说女大不中留，看好了你就嫁吧。调动时要缴教育局一笔培养费，她急得焦头烂额，父亲把一张发票交到她手里：“5000元已经代缴了，都是你存下的工资。”

32岁时，她出了第一本书，



父亲不知道一点消息。朋友帮忙，她回乡开讲座、签名售书，也只在当年的闺中好友那里吃饭、住宿、应酬。成功运作后，她回家给父亲送烟，只字未提。父亲看似随意地说起那本书，说很多人和他提呢，看得出他很荣耀。

33岁时，她的生活出了一些问题，心里充斥着茫然和无望，成了一道跃不过的坎。她知道自己应该回家了。

家的抚慰无需言语。正值夏收农忙，父亲看着从天而落的地，殷殷地张罗着吃饭，吃过饭了也不散，喝茶，听着不远处隆隆的收割机声，父亲对她说：“你要好好的啊，丫头！”